

● 王旭烽

不

夜

之

候



不夜之侯

王旭烽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3

责任编辑:汪逸芳

封面设计:梁 珊

责任校对:王蓉蓉

不 夜 之 侯

王旭烽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兴发印刷厂印刷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2 字数 419000 印数 00001—10000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1059-1/1·976 定价:25.80 元

序

两千年，一花独放，唯我独尊，尔后，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，
便与以往迥然不同之命运开始了——

有世纪初皖地民谣为证：

三月招得采茶娘，四月抬得焙茶工；
千箱捆载百舸送，红到汉口绿吴中；
年年贩茶嫌茶贱；茶户艰难无人见；
雪中茗草雨中摘，千团不值一匹绢；
钱少称大价未賒，口唤卖茶泪先咽。
官家摧茶岁算缗，赘胡壅断术尤神；
佣奴贩妇百苦辛，犹得食力饱其身。
就中最苦种茶人。

这首载于中国安徽《至德县志》的 1910 年间传唱的民谣，其中不但出现了历代民间茶歌中的谴责对象——官家，还出现了另一个名词——赘胡。

赘胡，或可释为“洋奴”，而由赘胡生发，另一个有关茶业行的名词——洋行，便要被我们引入二十世纪初交视野之中了。

中国官方专门对外做生意的机构，古来有之。只是到得清代，方被称为洋行。洋行可以做各种生意，比如毛织品、洋布、钟表等，但最大宗的生意，到底还是国之瑞草茶叶。

追本溯源，人类与茶的亲和，正是从华夏民族对人类的亲和开始的。恰如茶圣所言：飞禽、走兽和人类，都生活在天地之间，依靠饮食维持生命活动，饮食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啊！要解渴，就得饮水；要消愁，就得饮酒；要消睡提神，就得喝茶（《茶经·六之饮》）。

茶的发现和利用，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传奇故事。《神农本草》中记载：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这个茶，就是茶。

神农在中国古书中，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牛角缺一颗门牙的男子，一位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。因为劝人们种百谷、植桑麻，被尊称为神农氏。他正是那种类似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和俄国丹柯那样的受难英雄。他遍尝各种草木，不幸中毒倒下，恰有水珠从茶树上落下滴入口中，方才得救。

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。因此，神农不但成了中国农业和医学的创始者，也成为世界上茶叶最早的发现和利用者。

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《华阳国志》告诉我们，三千年前，在现今中国的四川地区，人们就开始人工栽培茶树，并把它作为地方特产献给了当时的天子周武王。

战争打破了宁静的茶叶世界。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原地带的秦国人攻下了重峦叠嶂的巴蜀，中国西北部粗犷的士兵

们惊异地发现了这种可以煎煮饮用的绿叶。这样，茶叶就裹在他们的马革中，翻出蜀道，带向广阔的天地。

战国之前，中国的茶叶已从湖北延伸到湖南、江西地区。自此以后，便在长江中下游扩展。

茶，兴于唐而盛于宋。唐贞观十五年，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，不远万里，长途跋涉，来到了吐蕃松赞干布的故乡。饮茶习俗，从此传入西藏，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饮食。

在这个茶叶文明大传播的时期，茶在被架在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时，也被僧侣们负在肩背上，带往寒冷的北方；然后，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，在宫廷达官贵人们的手中相互传递。公元八世纪初，北方饮茶习俗开始蔓延传播。

明代，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，把茶带到了遥远的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。

茶的羽翼已经丰满，下一个历史时期，它将在全世界翱翔。

英语中茶的发音 Tea 和法语中茶的发音 The，恰与中国海路传出的福建语茶字音 Te 相似；而由陆路传向西亚、东欧的茶字音，则来自于中国内陆地区的茶字发音——比如俄语中的 Чай，土耳其语中的 Chay——它们多少也从语音学的角度，向我们射来了一道悠远的茶叶文明之光。

西汉时，茶沿丝绸之路至西域各国。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购买丝绸的同时，也带回了茶叶，并把他们运往波斯。与此同时，土耳其商人在中国边境也开始了以物易茶——“有一叶，作三叶草状，其叶数，其香亦高，唯其味苦，水沸，冲饮之。”这是公元九世纪时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北非商人在他写的一本名叫《印度中国纪行》的书中，对茶的形容。

公元九世纪初，茶离开故乡，扬帆启航，东渡扶桑。日本最澄禅师和他的弟子空海先后从中国带去茶籽和制茶工具。从此，中

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。至宋，日本高僧荣西两度来华，归国时带去茶籽和饮茶法，著汉文字著作《吃茶养生记》，为后来日本茶道的产生奠定基础。

六个世纪以后（1559年），威尼斯作家拉马西沃所著《中国茶》和《航海与旅行记》二书，把茶介绍到了欧洲。一位名叫克罗兹的葡萄牙神父，在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传播者。同时，他在1560年把中国茶叶知识传播回国，而他的同胞海员则仿佛为了印证他的知识一样，从中国直接带回了茶叶。

就这样，十六至十七世纪始，茶先后到达了荷兰、俄国、法国和英国。

华茶在欧洲，尤其在英国的受欢迎，与一位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出嫁英国（1662年）密切相关——世界在出现一位饮茶皇后之后，也增添了一个以往从来不种茶叶的饮茶大国。

在此之前，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咖啡的王国，但茶叶的品质非常适应英国人据以自豪的绅士风度，故而朝野开始交相提倡。相传1657年伦敦一家极有名的“嘉拉惠”咖啡店，已经在广告上赫然写道：

可治百病的特效药——茶，
是头痛、结石、水肿、瞌睡的万灵丹！

饮茶皇后以为酒伤身体，不如茶好，从此以茶代酒，成为英国宫廷中的礼仪。达官贵人争相效仿，茶遂成为豪门世家的高贵饮料。贵夫人在家中设精致茶室，论茶比美，一时成为时髦。1669年，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得“功夫茶”，献呈皇后，以博欢心。当年英国就停止茶叶从荷兰进口，由东印度公司独占专利权。

茶在英伦三岛人民的各个生活方面出现。英国诗人蒲伯是这样赞美女王喝茶的：

您，伟大的安娜，三个国家齐向您低首。

您有时和君臣商谈大政，有时也在茶桌旁激励朋友。

这个岛国的人民，成了世界上饮茶的冠军。上午十时半和下午四时的饮茶习俗，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动的制度。学术界的交流被称为“茶杯和茶壶精神”，电视台下午四时的节目谓之“饮茶时间”。萧伯纳曾调侃说：破落户的英国绅士，一旦卖掉了最后的礼服，那钱往往还是用来饮下午茶的。

当那时钟敲动第四响，
一切的活动皆因饮茶而中止，
.....

茶叶贸易史上，英国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轶事。比如中国的平水珠茶，向被称为绿色珍珠。但，据创建于1706年的老牌英国茶商团宁公司印发的宣传册载，当时的英国人不识此茶，称其为“GUN POWDEN GREEN”，绿色珍珠变成了绿色火药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还有一种老牌加香茶“格雷爵士茶”，说起来也有点意思。这位爵士本为本世纪初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，从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玳玳花茶的配方，带回国去，交一家公司试制。该公司为了感谢他，把该茶命名为“格雷爵士茶”。此茶上市，包装上无不注明源于中国清朝某高级官吏的字样，以为行销之号召。

十八世纪，茶在英国国民经济中，成了一项重大收入。十九世纪的英国大臣罗斯托伦说：“国家不可缺乏的粮食、盐或茶，如果由一国独揽供应权，就会成为维持其统治势力的有力砝码。”

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。公元1773年，英国国会通过了

《茶叶税法》，规定每磅茶叶征收三便士茶税，波士顿茶叶事件——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，至今波士顿码头还有碑文如下：

此处以前为格林芬码头。1773年12月16日，有英国装茶之船三艘停泊于此。为反抗英皇乔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税，有九十余波士顿市民，攀登船上，将所有茶叶三百二十四箱，悉数投入海中，以是而成为世界闻名之波士顿抗茶会之爱国壮举。

在欧洲，只有一个国家在饮茶方面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——西伯利亚的寒风也无法抵挡华茶对俄罗斯人的诱惑，茶马交易使茶从蒙古进入俄国。十九世纪初，俄国人从湖北羊楼洞运去茶种，成功地栽种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。一位专和俄国做茶叶生意的刘姓中国人，被沙皇赐名为“茶叶刘”。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《欧根·奥涅金》中这样写道：

天色转黑，晚茶的茶炊闪闪发亮，
在桌上丝丝作响，它烫热着瓷茶壶里的茶水，
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……

放眼全球范围内的华茶贸易，我们大约可知，公元十世纪前，华茶已到了亚洲诸多邻国及西北非等地；十六世纪抵达欧洲；十八世纪，茶与英国移民同坐五月花船飘洋过海，直抵美洲。而茶的另一支大军，则于十七世纪南下，定居于被海洋拥抱着的热带南洋诸国。

华茶既被如此青睐，公元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之前，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广州，行办茶事，人称十三行。从此，官僚、

豪商、洋人，垄断出口贸易，尤以茶叶为甚。生意之有利可图，连皇帝见了也眼红，直接插手进来，人称皇商。

此等格局，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方被打破，十三行与英商独霸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，洋行，日变为各国实业家独占的商行。五口通商之后，“千箱捆载百舸送，红到汉口绿吴中”——福州、汉口、九江、宁波，成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再次改变中国经济的格局。从此洋行多迁于沪上，盛时曾达四五十家，而上海的茶叶输出，竟占全国总输出之一半以上了。

洋行垄断中国对外茶叶贸易近百年，至本世纪上半叶，中国茶业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。此间，中华茶界有识之士自不甘于消沉，种种努力，艰苦卓绝，在漫长跋涉之中，企图恢复昔日祖先之荣光。其中最杰出者，无出吴觉农先生之右。

1897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古县邦上虞丰惠镇的吴觉农先生，真正从实践上走上为实现振兴华茶而奋斗的道路，乃是自三十年代初，应中国著名农学家、农业教育家、当时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先生之约，筹办茶业出口检验开始的。尔后，吴觉农又在江西修水、安徽祁门、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，中国现代茶业，自此初现雏形。

与此同时，吴觉农先生四处奔走，出入茶区，出国考察，撰写大量调查报告，揭示茶叶贸易中洋行洋庄茶栈之垄断操纵；谴责通事、茶号、水客等的重重剥削；描述中国茶农之悲惨处境；介绍国外茶界之先进技术和经验；实践中国茶业进步之种种方案——先生于不可为之中而为之，呕心沥血，惨淡经营，长夜弥天，大声疾呼之声，似乎终有回音——

1936年间，皖赣两省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，统

筹运销两省之祁门与宁州红茶，时称“茶业统制”。

此举一霎间掀翻了中国茶业行近百年的天。上海洋庄茶栈同业行会，听到彼声，不啻晴天霹雳，都一个个地突然“郑重将来，顾虑意外”起来，一份《痛切宣言》公开发表，被众多中国茶人看作是实践先生“打破中间剥削，谋茶农之真正利益，复兴茶业”之理想的大行动，终以妥协让步而告终。

1936年，吴觉农先生在《中国农村》杂志二卷六期上，以施克刚为笔名，撰《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》一文，表达他对这次半途而止的茶业革命的认识，说：

在现社会中，大资本驱除小资本，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此次统制纠纷的背景，实在不过是这样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而已。……茶业统制的结果是茶业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茶栈的统制，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。反帝反封建的戏剧，本应当轰轰烈烈演下去，然而因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——茶农——被压在舞台下，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场了。

作为半幕戏剧的皖赣茶业统制，却成为吴觉农先生后来的正剧的序幕。当此时，实业部开始试图采纳吴先生的建议，成立较大规模的茶叶公司。又不知几多周折，1937年6月1日，由实业部和皖、赣、浙、闽、湘、鄂六个茶区省政府集资，少数私人资本参加的“中国茶叶公司”，于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正式成立，吴觉农先生被聘为总技师。

仅仅三十七天之后，遥远的北方，卢沟桥边，日本军队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。刚刚开始事业的中茶公司，被迫于上海辗转迁徙，由武汉而终往陪都重庆。向被称为“不夜侯”的中华茶叶，这向往温暖与光明的绿色和平之舟，在数百年劫难之后，陷

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凶险的惊涛骇浪之中。

真个是：

出我幽谷，上我乔木，荼兮叶兮，凤凰涅槃！

第一章

孤山至葛岭，跨湖架桥，全长不足半里。有亭三座，一大二小，两旁荷叶，清风袭人。那一日，杭州忘忧茶庄青年商人杭嘉和，携家带口，一手抱着外甥忘忧，一手牵着儿子杭忆、侄儿杭汉，穿桥而过时，恰逢六月六日。按中国人的历算，乃大吉大利之岁节，时为民国一十八年——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之际。彼时，离忘忧茶庄杭氏家族民国一十六年间的罹难，尚不足两年，而离卢沟桥异族的炮声，还有整整八度春秋呢。

嘉和许久也未到西湖边来走动了。忘忧茶庄旧岁新年，尽是叠愁。父亲杭天醉伤逝，虽已过一年有余，然家中悲哀，一如泉下流水，依旧暗暗流淌。又加那同父异母的弟弟嘉平，亡命天涯，不知所终。嘉平的生母沈氏绿爱，常常因为思儿心切发呆发痴，幸而还有略通医道的赵寄客赵先生，三日两头来家中走动。绿爱因了赵先生的宽慰，再加自己本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到底还是撑着这杭州城里有名的茶庄不倒。

话说这一家子惨淡经营，勉为其难，载沉载浮于岁月间，门可罗雀，常掩不开，倒也还算平安。不料竟有一日，又被一个不速之客的手杖打开了。

国民党浙沪特派员沈绿村，杭家的大舅子，知道自己再去敲

开忘忧楼府的大门，乃是一件多少有点尴尬的事情。但他一向是个自信心十足的男人，并且因为极度地缺乏感情色彩而活得内心世界风平浪静。这可以从他轻快地举起手里的文明棍，富有节奏地敲打着杭家大门的动作中看出来。

时光的伟大是可以将一切抹平。沈绿村已经想好了，准备附和他的妹妹大骂一顿党国。这不算什么，在沈绿爱面前，哪怕把党国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也并不危及他沈绿村的宏图大业。说实话，他多少是有一点想他的这一位刁蛮的妹妹了，况且他还有正经事情，需要他们杭家出面。他决定送上一个小小的机会，去换取家族的和平。如果可能，他还准备去一趟鸡笼山，对那个他一天也不曾想过的死去的妹夫进行一番凭吊。

此刻，他一边“笃笃笃”地敲着门，一边看着大门两侧上方几乎已经泛了黄色的灯笼上的绿字——忘忧，鼻子里发出了因为对这两个字一窍不通而出现的冷笑声——忘忧，幼稚之极的座右铭！世界上总是生活着这样大批量的没有头脑的人。他们因为没有头脑，才总是犯愁。因为总是犯愁，才把自己称之为性情中人，还把这种性情作了标记挂到光天化日之下去。沈绿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所谓的性情中人，他把他们当作群氓。然而，世上如我一般的聪明人，到底是没有几个的啊！他一边敲着门，一边宽容地感叹着。

然后，门就打开了，沈绿村还没看清楚那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谁，就被一阵警报般的凄厉的尖叫震落了手杖。那女人跺着脚颠了起来，手里的孩子也随之尖叫啼哭。沈绿村还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就被一双指甲长长的利爪拖进了门，那女人抓住他的双肩，就诅咒一般地翻来覆去地念着：“我同你一道去！我同你一道去！我同你一道去——”

这时候，沈绿村已经分辨出那个一头乱发下的面孔是谁了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林生被杀之后嘉草疯了的消息，他也是听说

过的，但他从来也没在意。嘉草从来也没有被他纳入杭氏族系，她本来就不是妹妹绿爱所生，且又是个少言寡语的女流之辈。况且这江湖戏子所出之贱货，竟然又跟共产党去睡觉，结果生下一个不三不四的“十不全”。如此这般，坏了大户人家的血统，要能从杭家剔除了出去才解气，他妹妹沈绿爱也才有安生之日。林生被砍头的日子里，沈绿村还巴不得这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外甥女也一起死了才好呢，没想到她竟从门里扑出来，一巴掌打掉了他的金丝边眼镜。

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又冒出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，见着他们扭在一块儿，就愣愣地看着，然后，其中一个就叫：“小姑妈，小姑妈，快来，大姑妈又犯病了——”

沈绿村就跟着叫：“快去，快把你——”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说，他完全不认识这两个男孩，更不知道他们和绿爱的关系。他只好一边气喘吁吁地用文明棍招架着嘉草对他的进攻，一边继续喊着：“去，去把你——那个什么——叫来！”

此时，男孩们所叫的小姑妈已经出现。所谓小姑妈，也就是一个比那两个男孩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儿。一看那双眼睛，沈绿村就叫了起来：“去，快去把你妈给我叫来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拉走！”

“你才是疯子！”小姑妈杭寄草抱过了正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忘忧，毫不犹豫地反唇相讥。

“我是你大舅。”

“我不认识你。”寄草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叫了起来：“妈，有个人说是我大舅，嘉草姐姐正和他打架呢。”

这么说着，沈绿村就看着那一对小男儿拉着妹妹绿爱的手，从照壁后面风风火火赶出来。沈绿村就生气地说：“你们杭家都成了什么乌糟世界了，弄个神经病当门神，连个正经人都进不来。”

沈绿爱瞪着大眼盯着哥哥绿村，愣了片刻，突然扑了过去，也跟犯了病似地抓住沈绿村的肩就叫：“你还我的儿子，你还我的嘉

平，你还我天醉！你个贼坯，你把我们杭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！”

这一声喊和嘉草的可是不同，那就是杀声震天，千军万马降到了杭家的大院。杭忆杭汉许多年之后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奶奶歇斯底里的行状。这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女人，刚才头发还光光地梳成一个髻儿，露出那个大大的脑门子。突然一低头，再抬起时已经披发跣足，愤怒的目光正从黑发的密林中喷射出来。她的叫喊也是从密林中喷发出来的，而那密林，则跟通了电似地痉挛着，在叫喊中被纠缠入白牙，奶奶，便成了那种不可估量的复仇女神。

沈绿村被两个女人扭成一团的样子十分滑稽。他声嘶力竭地叫着：“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——听我——说——你们放我——走——”

“你个贼坯，你个枪毙鬼，你个断子断孙的畜生，你给我把杭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——”沈绿爱继续眼睛发直地叫着。

“我同你一道去，我同你一道去，我同你一道去——”嘉草的诅咒是另一种风格的。她苍白的面孔，深渊般的眼神，低声的咒语，她那种义无反顾地同死落棺材的神态，在沈绿村看来，甚至比他妹妹惊天动地的厮打更殄人。

如果杭寄草没有果断地跑过夹墙，穿过后场，进入忘忧茶庄的前店，一把扭住大哥杭嘉和的长衫一角，那么这对疯狂的女人会把那个男人抓成什么样呢？这可就真是难说。总之，嘉和匆忙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沈绿村，已经是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小丑了。沈绿村原本就是一个深度近视眼，掉了眼镜，他几乎都找不到门，也就谈不上夺门而出。因此，好不容易从那两个女人的利爪中挣脱出来的沈绿村，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，一下子就磕在了嘉和身上。

嘉和手上正拿着从地上捡起来的金丝边眼镜，沈绿村一把抓过了眼镜戴上，世界是清楚了，头脑还没从被袭击中清醒过来。也

顾不上再搭理谁，他扒拉开嘉和就往外走，连门口停着的大马车也被他给忘记了。走出了一丈路，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几乎又摔他一跤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他的文明棍。他往后一回头，看到了高高瘦瘦的杭嘉和，那棍子无疑是他扔过来的。他捡起棍子又往前走，走了几步终于想起来他得回来坐车。这就再往回走了几步，强作若无其事也没用，杭嘉和就在大门口看着他，一声也不响。杭州人说不响最凶——闷声不响是个贼。沈绿村能够忍受那些女人的大喊大叫，可他不能够忍受这个人一声不吭站在台门上盯着他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举着的文明棍哆嗦个不停，一会儿指指那门口的旧灯笼，一会儿指指杭嘉和，好半天才想出一句话：“我总算领教了，你们这份人家，就是这样‘忘忧’的。”

“谁也没请你来。”嘉和说。

“谁也别想让我再走进这个大门。”沈绿村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有多少分量的话，转身要上车，却看到了车夫的惊讶的眼神，他就突然想起了他来这里的本意。特派员的角色一下子又回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抹了一把脸，干咳了几声，就回过身来，说：“我来这里，原本是找你谈明年西湖博览会上名茶展销的事情。你们这么大一份人家，也就你头脑还清爽一点。不过眼下看来，你们也是不要‘忘忧茶庄’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了。我这个外人，还来替你们操什么心呢！”

说完，跳上车子，一溜烟地就不见了踪影。

1929年6月6日开幕的杭州西湖博览会，乃因当时的浙江省国民政府为奖励实业、振兴文化而专门设置。博览会设在里西湖黄金地带。开幕式上，浙江国术分馆举行国术表演；入夜，沿湖各地，分别举行京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电影、杂技、跑驴、跑冰、交际舞、新式游艺、清唱等表演。梅兰芳、金少山深夜专车来杭，于湖边大礼堂演出《贵妃醉酒》，一曲唱彻，东方既白。又闻道发明